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強連忙道：「小姐！你不必難過，天下財富並不屬於哪一個人，唯能者有之，我們這種人家，何必還要去經營求利呢？伸手取來，比什麼都簡單！這姓金的有什麼好，以你這種人品，還怕嫁不到更好的人……」

駱洛仙怒瞪了他一眼，然後冷冷地道：「那更好的人是你嗎？」

駱強怔了一怔，才幹笑一聲道：「那倒不一定，我們這十八個人與主人雖是主僕稱呼，實際上卻與兄弟差不多，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姓氏，追隨主人效力，固然是感念主人授技的恩德，但也未嘗不是爲著小姐……」

駱勇連忙在旁插嘴道：「別把我算進去，我對小姐毫無不敬之心，我追隨主人，完全是爲著感念恩德……」

駱強瞪了他一眼道：「除開你，我們還有十七個人呢？你是老大從九死一生中把你救出來的，我們都不像你那樣虧了欠那麼大的恩情，這幾年我們對老大的報效也夠多了，自然有權利作那個要求！」

駱洛仙移目向駱仲和望了一望道：「爹！您是否答應他們要拿我作爲他們效力的報酬嗎？」

駱仲和沉思片刻，才低聲道：「我雖然說過那種話，可是並不能影響我對你的承諾，金大俠的射技雖比他們高明，可是人家看不起我們……」

駱洛汕大叫道：「人家爲什麼看不起我們？我們有什麼叫人家看得起的地方？就憑那些偷盜而來的財富……」

駱仲和頗爲難堪地道：「洛仙！你不要這麼說，對你的終身我一直很注意，所以有許多事我一直不讓你知道，金大俠如果能接受我的條件！我仍是不反對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金某還沒有當強盜女婿的福氣！」

駱仲和臉色一變說：「金大俠！你不過是能拉幾膀強弓，射幾支破箭，武功之道，並不在於一點專長，我手下這十八個人，那一個都可以穩勝過你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在下對武功懂得很少，可是在下知道學武的目的，絕不是在於損人利己……」

駱仲和又是一沉臉色道：「這些好聽的話我不是不會說，你那些微末伎倆我還沒有著在眼裡，洛仙！你在這十七人中任意選擇一個……」駱洛仙大叫道：「做什麼？我才不嫁給他們呢？」

駱仰和沉聲道：「出嫁的事還不急，我不是叫你自己選丈夫！」

駱仙一怔道：「那要我挑人做什麼？」

駱仰和冷冷地道：「挑個人出來把這姓金的殺了，你才知道我們駱家的武功，在當今是站在什麼地位？」

駱洛仙也沉著臉道：「爲什麼要殺了金大俠？」

駱仰和大笑道：「那樣你才知道我們駱家是天下無敵的，你也不必在別處去找終身的依托了！」

呂子奇與李青霞都緊張起來了，祇有金蒲孤神色不動，眼睛盯在駱洛仙身上，看她作何表示！駱洛仙朝那十八人看了一遍，除了駱勇之外，其餘十七人也都十分緊張，希望能被她選中！

可是駱洛仙良久不表示。

駱強忍不住了道：「小姐！你快決定一個人呀！這個姓金的不過是箭射得好一點，我們比射箭也許不如他，但也不會被他射中，而且我們都有把握能殺死他，你不必替我們擔心！」駱洛仙突然冷笑一聲道：「我會替你們擔心？我替你們可憐，更替你們惋惜，惋惜人們空學了一身本事！」

說完回頭就走。

駱強大急道：「小姐！你怎麼不指定人就走了？」駱洛仙連頭都不回，邊走邊道：「你們認爲冠上這個姓氏很光榮，我卻感到無限的羞恥，你們有興趣當強盜就留在這個強盜窩裡吧，我寧可出去討飯也不再吃這裡的一粒米了，而且你們記住，從今後我也不姓駱了……」駱仲和臉色一變，舉掌就朝她背後擊去。

駱勇連忙伸掌相拍，二人掌力隔著尺許遙空互撞，砰的一聲，四壁都隨著震動，足見他們二人內功之精純。駱仰和怒聲道：「駱勇！你敢管我的事！」

駱勇被撞退了兩步，低著頭道：「小的不敢，可是主人也不必對小姐生這麼大的氣……」（一五六）

所以就第一種的情形而言，祇要從這回個人身上去調查即可，然而第二種情況就沒有這麼簡單了。

因爲這裡是鄉下地方，久野表叔的藥局大門一直是敞開著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。

由於隔間的關係，久野表叔家的客廳在診療室的後面。所以從大門到客廳一定會經過診療室。當有病患在的時候。訪客就得通過診療室旁的藥局直接到客廳。

所以，祇要是和久野表叔熟悉的人，都可能有機會下丁。

因此，與其說誰有機會下手，倒不如說知道哥哥服用的藥放在藥局的什麼位置的人，才有可能弒手。

關於這一點久野表叔也不知道。

雖然這是鄉下地方，但醫師也不會隨便開藥給病人。

預先配藥包好這件事，久野表叔一直保密沒有跟任何人說，祇是一個月份的藥包起來至少也有百來包，全部由一個人把藥包好，實在也是辛苦的工作，所以通常都是由家裡的人幫忙一起包。

這些人當中包含了小學生、國中生在內，就算久野表叔保密不說，他們也可能把事情說出去，或許整個村子裡早就已經有許多人知道了。

我覺得不管是那一種情形，兇手絕對是不慌不忙的。

兇手雖然不知道被他調包的藥，外公和哥哥究竟會在間時吃下去，但遲早都會吃下去，因此他也很放心。

換句話說，兇手一直都是採取最合理、最安全的方法。我祇能說，這兩件事發生時，我湊巧在場祇是一種偶然的巧合罷了。

當我往這個方向思考時，就不覺得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。

我祇是偶然被捲入這個漩渦之中，是被弄得暈頭轉向的可憐受害人罷了，可是我背負著父親深重的罪孽，就算純粹祇是偶然的巧合，別人也不會認爲我是無辜的。

說起來實在好笑，我竟然莫名其妙地變成整個兇殺事件的中心人物。

但是，如果事情真的演變成這個局面，我就必須更加小心謹慎。

整個人墓村裡，祇有美也子站在我這一邊。但是，美也子她是女的，況且村民對她也沒有好感，到底她是不是個可靠的人，還是個問題。

這樣一路想下來，我除了自己以外，沒有別人可以依賴了。我要戰鬥下去。但是，要和誰呢？

到底準是敵人呢？

我開始思索哪些人對我懷有惡意。但是對一個剛到這裡的外地人來說，要找出這樣的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神戶調查我的品性、主平的兩個人算不算敵人呢？

根據在神戶的朋友的形容，他看起來像鄉下人，如果是八墓村的村民，要查出是誰應該不會太難。住在這種鄉下，祇要有人一晚不在家出去旅行，馬上就會傳遍全村的。

我假裝無所謂地問姐姐：「最近是否有村民曾經出去旅行？」（四十三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我幾乎是在吼叫（電話線路有問題，雜音極多）：「那就快把最高負責人找來！」

梁若水答應了，我又氣又氣急，又等了足有半小時，才又聽到她的聲音：「院方說你弄錯了，那病人不會離開，你身邊的那個，不是我們醫院的A三二七四號病人。」

我陡然一呆，也同時想到，是啊，A三二七四這個號碼，祇不過在一件醫院白袍上看到，並不是刺在這個人身上的。

當然，極有可能，這個病人是A三二七四，但也不能絕對肯定他是！

情形會有這樣的變化，這當真出乎我和齊白的意料之外。

我當然還以爲那人A三二七四，可以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我自然無法和梁若水再爭論下去，祇道。

「打攪你了，我會另外再想辦法。」

千辛萬苦，打了長途電話，竟然會有這樣的結果，我和齊白不禁面面相覷。我們帶著那人，到了一處比較靜僻的所在，商量行止。

齊白指著那人：「醫院方面否認他是A三二七四，祇怕其中有蹊蹺，是不是他們想隱瞞什麼？」

我也覺得事情十分怪。梁若水必然會站在我這一邊，這一點可以肯定，所以，在電話裡聽來，她的話，也遲疑不定，那麼，自然是醫院方面有不可告人之舉了！

要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，在這種猜測，當然不能解決問題，祇要一回去，相信也就不是什麼難事。我和齊白，自然可以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，可是那白癡。怎麼辦呢？醫院若是不肯出面將他領回去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帶他偷越邊界，再不然，就是讓他回那巨宅去，等事情弄清楚再說。

我皺著眉在思索，齊白明白我的心思，也望著那人發愁：「他……若還是建文帝時，倒可以在那巨宅中生活下去。」我沒好氣：「當然，他在那屋子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可是他現在的情形，祇怕在他脖子上掛一塊大餅，他也會餓死！」

講到這裡，我陡然心中一動，伸手指向齊白，齊白也吃了驚，也用手指著他自己的鼻子，我忙道：「你不是很希望在那大宅中多住些日子嗎？先帶他回去，等我的調查有了眉目，再想辦法！」

齊白倒並不是不願意，略爲遲疑了一下說：「那……需要多久？」

我想起他要把古宅保留成爲私有的時候所說的話，就回答他：「三年！」

齊白哭喪著臉：「他若還是建文帝，三年不成問題，可以聽許多秘聞，現在他是白癡，太久了！」

我笑了起來：「伴君如伴虎，伴一個皇帝三年，祇怕很危險，和白癡在一起，安全得多了。」

當然，那是和你開玩笑的，我快去快回，自己不來，也必然會派人向你傳遞信息。」

齊白想了一想：「爲什麼不帶了他一起走？」（八十一）



「宇堂，你很沒人性哦，這麼快就想脫離我和光陽？」孟虎看似在說笑，事實上是幫崔幼晴找台階下。

崔幼晴低垂眼神沉思。她喜歡這裡的環境，房租是一大誘因，而且她不能再繼續賴在瑪俐那……但是，如果住進來，她就會常常看見他，而那早已經冰封的感情，會不會又從此復燃？「阿虎，你才沒人性。你知不知道棒打鴛鴦是要下十八層地獄的？」俞宇堂擺了一張苦瓜臉。

「別吵啦，讓晴晴說說話。」曾瑪俐打斷男友的哀歎。

「我很喜歡這裡，風景美，環境也很清幽，又有捷運可以搭，對我這種沒車的人很方便，最重要的是房租很便宜，祇是……」崔幼晴說話的同時，始終不敢看向孟虎。

「祇是什麼？」曾瑪俐催促。

「祇是學長眼光太陽大哥會不會不習慣一個女人住進來？畢竟女人和男人的生活習慣不一樣。」

「不會不會！有美麗的小花來點綴這片綠地，他們高興都來不及，怎麼可能會不習慣。」俞宇堂連忙替他們回答。「我怕他們是客氣，不好意思拒絕，所以，我還是另外找地方好了。」崔幼晴自認不是美麗的小花，她不想讓孟虎爲難。

「說話呀，你們死人呀！」俞宇堂推著身邊的孟虎和王光陽。

「我……我沒意見，祇是怕小姐不習慣。」王光陽拿起運動飲料猛喝。

「晴晴，歡迎妳成爲我和光陽的室友，我和光陽會好好照顧妳的。」孟虎倒是一直盯著她的小臉看。他看穿了她不願住進來、不願和他有所牽扯的心思。可是……怎麼她表現得愈是抗拒，他就愈想說服她？難道是他的反骨心？

崔幼晴終於對上他那雙銳利的眼眸，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，可是憑她的智商反應實在沒辦法洞悉他深幽的心思。

「他們都同意了，晴晴，妳沒意見吧？」曾瑪俐問。

吧？」曾瑪俐問。

「光陽大哥，你習慣和女人共用一間浴室嗎？」她決定從老實的王光陽身上下手。

「噢！」王光陽臉紅了，幸好他皮膚黑看不出來，不然就糗大了。

「應該沒問題。」如果他敢說一個不字的話，鐵定會被俞宇堂的白眼給瞪死。這樣好了，我的套房讓給晴晴住，她是女人，女人大多有比較多的私密事情，我就住宇堂那間小房間。」不知怎地，一想到晴晴要和王光陽共用一間浴室，孟虎心裡就覺得怪怪的。「不行啦！別說我負擔不起房租，我也不能讓學長去住那間小房間。」崔幼晴雙手拚命揮動，以顯示她強烈的拒絕。

「房租不會讓妳多出，妳還是付四千就好，剩下的我和光陽平均分攤。就這麼說定了。」孟虎逕自下了決定。「晴晴，妳看妳學長對妳這麼好，還把自己的房間讓給妳住，這下妳沒話說了吧？」俞宇堂想趕快把事情搞定，那樣他才可以和瑪俐快樂逍遙去。

崔幼晴當真無話可說了，祇要孟虎有一絲絲的猶豫，她就不會搬過來住，偏偏他不但歡迎她，還要把套房讓給她住。

「既然學長都這麼說了，那我就來當你和光陽大哥的室友，祇不過我堅持住小房間，我不能佔了學長的套房，以後還要請大家多多照顧。」

崔幼晴笑了，如熱力十足的太陽花。（十三）

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這蔣青巖和衣睡在枕上，想道：我今夜這般快意，不知俺那柔玉小姐，此時怎生快意哩，又道：這時節敢還未睡，我不免再偷步到他那裡，看他怎生動靜。便輕輕地走下床來，側耳四聽，祇聞鼾睡之聲滿耳，惟有那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在慶上吟哦讚歎，喜而不寐。蔣青巖也不管他，自己竟走到房中，取了前日和韻的四首絕句斗方，籠在袖裡。又悄悄套開後門，竟望柔玉小姐的妝樓下來，遠遠望見樓上樓下燈光照耀，笑語喧填。蔣青巖不敢從正路去，卻從旁邊亂草中轉到妝樓後面，祇見後面的門兒半掩，蔣青巖將身閃入門內，向那壁縫裡細細張看。原來是柔玉小姐姊妹同韓香共四人圍坐在一張桌兒旁斗葉子，那絳雪同了兩個丫頭在階簷上煎茶，蔣青巖看著燈光之下，恍如四朵名花，好生可愛。卻說柔玉小姐正是臨莊之時，面前已是順風旗，得了三掇，再過兩巡，又是空湯，得了一掇。到臨了，柔玉小姐手中剩了一張二十子，那三家俱無掇牌。柔玉小姐大笑道：「又成了一個色樣子。」大家看時，卻是王矮虎遇著一丈青，正是夫妻相會。韓香笑道：「這矮物事好造化也！」柔玉小姐也笑道：「他雖矮，那一丈青也太長些，真可謂過猶不及。」那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聞言，都齊聲發笑。柔玉說道：「莫笑，快算將籌馬來。」那三家算算順風旗，現百子，及夫妻相會，又是一吊三家，每家各輸籌馬三十餘副，柔玉小姐共贏籌馬百餘副。柔玉小姐將籌馬向韓香面前一攤，道：「夜已深了，明日再鬥。韓姐，你可將這籌馬收下，明日做個東道，到園中去看牡丹。」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一齊說道：「此事最妙，祇苦了韓姐包足。」韓香笑道：「明日的東道，總讓妾一人獨做，祇當替三位小姐恭喜，如何？」正說話間，忽然聽得樓梯上就像一個人滾將下來一般，把衆人嚇了一驚，衆丫頭連忙一齊點火去看。不知是人是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詞曰：

妝樓不讓黃金屋，有女持身似冰玉。休作尋常花柳看，婚姻有約歸須速。詩詞題和頻相觸，偷向碧桃花下候。終朝不見阮郎來，別有奇緣致衷曲。

右調《玉樓春》話說從人聽得樓梯上滾得響，吃了一驚，一齊點火去看，絕無影響，又點火上樓去看了一回，那樓上的門窗都關得好好的，並未曾開動，衆皆驚訝不已。絳雪在旁說道：「是鬼，是鬼。」

我前夜同韓姐去取琵琶，回來之時，在燈影下遠遠望見一個白臉後生鬼，一閃就不見了，祇怕如今就是那鬼。」（三十一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婚姻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